

生態產業背後的資本邏輯

靳培雲

今天的發言，想和大家分享我對兩個和生態有關的例子的思考，一個是關於種樹的，一個是關於種地的。當然，我們理解的生態不僅僅限於這些方面，我只是簡單地通過這兩份例子，分享一點我自己的思考。

我的主要觀點是，生態問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惡果之一，但是生態危機又反過來變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機會。我們在開展環境保護、應對生態危機的過程中，要警惕繼續落入資本構建的邏輯之中，培育在地化的自我生產能力。

一、種樹、商機與金融化

2019 年初，根據美國宇航局「NASA 地球」的衛星資料顯示，地表的植被面積在過去 20 年共新增超過 200 萬平方英里，相當於多出一塊亞馬遜雨林。其中 1/3 的植被面積增長歸功於中國與印度。近 20 年，中國的森林和草原資源快速增加，全國人工林面積達近 12 億畝，佔到過去 17 年里全球植被總增加量的至少 25%，居世界首位。

在我中學的地理課上，當時說中國的森林覆蓋率為 14%，現在的森林覆蓋率已經達到 22% 了，增長了一大半。從 1978 年中國政府實施「三北防護林」工程開始，毫無疑問，這些綠化工程是由政府力量所主導的，也是全民投入的結果。

同樣是在 2019 年，螞蟻金融服務集團（前身為阿里巴巴的支付寶，現在為支付寶的母公司）旗下的一個公益項目「螞蟻森林」獲聯合國頒發的「地球衛士獎」。這款 2016 年上線的公益活動，在數億用戶的參與下，累計在荒漠種樹 200 多萬畝。通過簡單的比較可以看出，在 12 億畝的人工林面前，螞蟻森林只是九牛一毛，然而，在整個網絡輿論當中，「螞蟻森林」獲得極高的口碑，被諸多網友誇贊和認可。「三北防護林」工程已經很久無人提及。

作為公益項目，螞蟻森林用遊戲化的方式讓用戶參與到公益之中，減少碳排放，是一件難得的善舉，值得肯定，我的很多朋友都參加了這個活動。但是，同時應該看到，螞蟻森林背後蘊藏著巨大的資本運作。

「碳交易」作為綠色金融的一種方式，早已成為資本關注的「藍海」。螞蟻森林在設計之初，就融入了阿里的商業考量。比如生成能量、提高用戶粘性等。到 2019 年 9 月，螞蟻金服用

戶總量達到了 5 億，註冊資金達到兩百多億，並與多家國有銀行簽約，大力拓展數字金融。並且其業務已經迅速向東南亞和拉美等 海外地區拓展。

所以，除了吸收更多客戶外，螞蟻森林的更重要作用在於利用公益活動，鼓勵用戶建立自己的「碳賬戶」，以開拓碳交易市場。一方面，實現阿里巴巴在中國碳交易領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同時將用戶關注環保、節能減排的熱心行為，納入到螞蟻金服的數字信用體系當中。

生態本身是無法計價的，用資本的計價方式衡量生態價值，只會將越來越多的、人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和生活方式，變成金融資本進一步擴張的犧牲品。

更值得警惕的是，以自由主義為導向的金融資本，所攜帶的商業話語和意識形態導向，會瓦解既有的話語體系和治理模式，走向更加自由化的、隊平民不利 的方向。

當下，中國擁有全球領先的電子支付系統，看似給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很大的便利，但同時也裹挾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很多人的生存行為變成金融牟利的手段，舊有的在地化的信用體系也將被互聯網科技所構建的信用方式所取代。

在這樣的狀況下，在地的多樣化的信用體系，應該是被鼓勵的，然而上午的案例中，介紹了蒲韓社區，他們所開展的社區金融試驗，並未得到政府的支持。從這個層面來說，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和資本模式又有一致的地方。所以，開展在地建設，需要克服的是多重矛盾和障礙，並且這些挑戰會一直持續下去。

二、農業生態背後的供應鏈壟斷

大家都認為中國是一個工業大國，工業污染問題也長期被詬病。上個月初， 環保部發佈了第二次全國污染普查公報，報告顯示，農業污染源對環境污染的貢獻較大，農業領域繼續作為國家環境治理的重點。這與 2011 年的第一次全國污 染普查結論接近。

自上世紀 60 年代中國開始將化學肥料用於農業生產以來，施用量逐年增加。 根據農業部的數據，2017 年之前，中國農作物畝均化肥用量是 21.9 公斤，是美國的 2.6 倍，歐盟的 2.5 倍，施用總量達到 6034 萬噸，是名副其實的全球大最大化肥生產國和消費國。農藥用也量達到 250 萬噸，同時，中國在畜牧業中使用抗生素的劑量也在2013年就已經達到 8.4 萬噸。

這些化學產品的使用，對水體和土壤都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在中國最近一次的土壤調查中，全國土壤總超標率為 16.1%；耕地土壤污染點位超標率為 19.4%，千百年來用於休養生息的農業成為了最大的污染源。並且農業用水量超過了全部用水量的 60% 上。

長期以來，農業污染的日益嚴重，成為對水和土壤最嚴重的污染源。不僅是自然環境遭到破壞，食品產業化所製造的食物自身的安全性也境況堪憂。伴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到來，菜籃子安全被提上桌面，食用健康食材成了人民共同的需求。由此，生態化的農業模式迅速壯大起來。截至 2019 年，全國已經有註冊的家庭農場超過 70 萬家。上午的幾個案例，我們大概瞭解到國內近年來興起的社區支持農業、青年返鄉開展生態農業等情況，我本人也在小毛驢市民農園工作過幾年。

人們普遍認同，生態農業既可以保護土壤和周邊自然環境，還可以吸納更多人返鄉自給自足，更可以吸引資本下鄉創造財富。但是，資本看到的卻是更深層的利益。以生態農業產量與普通化學農業產量相比，推廣生物肥料；以讓你在家就能吃到世界各地健康水食材為噱頭肥了快遞公司；以農村生活為圖景而建設的生態小鎮、主打健康牌的民宿及餐飲等等產業，的確依託生態概念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和產值。

從表面看，小型生態農業，家庭農場最近幾年呈現上升趨勢，總體的化肥用量在 2017 年以後開始下降，新型化肥如微生物肥料、水溶性肥料等的產量從 2015 年開始逐年上升，到 2018 年最高增長了 32.5%。

化肥用量下降本來是好事情，但是對農資企業的衝擊比較打，很多小的農資企業破產倒閉，單一化肥使用量的降低給國內大型化肥企業造成強大衝擊，銷售量幾近探底。同時，大企業雖然單一化肥銷售量上逐年下降，但在此過程中，由於小企業無法承受市場壓力紛紛倒閉，大企業反而實現了「供給側」改革，不僅增加了新型肥料市場，更增加了市場控制力。在這一點上，政府在推動化肥減量的過程中，也趨向支持更又規模和更加標準化生產的大型企業，反而以污染的名義關停小企業和小作坊。因此，諸多小型生態農場遍地開花的同時，也越來越依賴新型農資市場，加上互聯網電商、冷鏈物流等，使得這幾個領域的商家，越來越走向壟斷地位。從這個角度看，多樣化、小型化農業生產轉型，背後催生了更加走向壟斷的供應系統。

比如我們在小毛驢市民農園，我們自己種植有機蔬菜，比起一般的化肥農業有很大的改善，但是每年依然要購買大量的商品有機肥、大量種子公司提供的種子，以及支付高額的物流配送費用等。

如果小型生產不能走向依託在地資源的自我生產，比如就地取材做肥料、自留種子和與當地社區建立產銷關係。最終依然不能走出大資本控制的農業供應鏈。尤其是，中國過去集體經濟時代新城的供銷社、合作社系統，早就不能發揮作用，被市場化取代了。

中國在 2017 年提出鄉村振興國家戰略，在村村一級投入大量資源並促進改革。但是在農業生產領域，如果不能培養在地化的農業生產能力，繼續沿用市場思路，生態農業的提法，就很難走出最終被大資本左右的困境。

參考資料：

1、「中國綠化成就讓世界驚嘆」背後，螞蟻森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鳳凰網 2019.8.16

鏈接：<https://gongyi.ifeng.com/c/7pBEz2A5pFZ>

2、未來十年，中國農業的投資機遇在哪裡？鄭倫 2017.06.26

鏈接：<https://www.tmtpost.com/2652579.html>

3、我國化肥產業目前面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 利基研究院 2017.06.01.

鏈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7178525>

4、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 環境部 國土資源部 2014.04.17.

5、《復旦大學研究報告：華東地區 60% 的兒童尿液中含畜禽類抗生素！》 2018.01.10.

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VQqenTO03wf5BL_tdgSBUQ

6、鉀肥和中微量元素肥產業現狀和發展局勢分析 王孝峰 中國無機鹽工業協會報告 2019.11.06